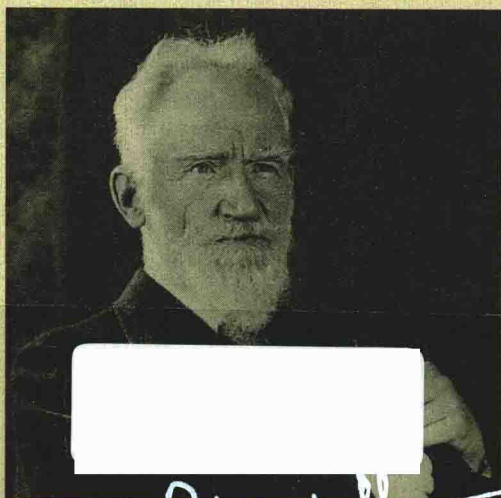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奇迹般的复仇

[爱尔兰] 萧伯纳 著

王永斌 译



By Bernard Shaw

The Miraculous Revenge
GEORGE BERNARD SHAW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奇迹般的复仇

[爱尔兰] 萧伯纳 著

王永斌 译

The Miraculous Revenge
GEORGE BERNARD SHAW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迹般的复仇 / (爱尔兰) 萧伯纳 (Shaw, G.B.) 著;
王永斌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ISBN 978-7-5399-8486-5

I. ①奇… II. ①萧… ②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爱尔兰—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4757 号

书 名	奇迹般的复仇
著 者	(爱尔兰) 萧伯纳
译 者	王永斌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486-5
定 价	3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奇迹般的复仇	001
皇帝与小女孩	033
天上足球：一项新运动	047
未来的剧院	062
更衣室的秘密	101
老革命英雄之死	112
小夜曲	127
唐·乔凡尼的解释	140
依旧是《玩具之家》的续集	171
萨里山的周末	192
黑女寻神记	199

奇迹般的复仇

我于八月五号傍晚抵达都柏林，之后便驱车来到了我叔叔的住所。谈感情并不是我叔叔的强项，他也有些厌恶我。在这一点上，他和家族其他成员观点相同。他的住处光线昏暗，脏乱不堪。从前窗看去，教堂里柱廊条条，一览无余；从后窗望去，一所微生物国立学校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叔叔家没几个仆人。在其他人的看来，这是因为他一直受天使的眷顾。我敲了敲门，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也是他唯一的仆人，开了门。她告诉我，主人正在教堂处理事务，没法回家跟我一起吃晚餐，她只需为我一个人准备即可。说话间，一股难闻的咸鱼味扑面而来，我便问她晚餐都有什么。她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考虑到今天是周五，她已经把所有可以做的菜都准备好了。我问她，为什么周五会有所禁忌。她回答道，因为周五是斋戒日。听到这些，我让她转告她神圣的主人，其实我希望可以拜访他本人。我稍坐了一会儿，然后开车前往萨克维尔街的宾馆，在那里住宿、进餐。

晚餐过后，我又不知疲倦地四处闲逛了一下。我自己也搞不

清楚,是什么驱使自己如该隐^①般地跑东跑西。我在大街上逛了一圈,没有任何收获,便去了电影院。演出的音乐实在是不堪入耳,舞台背景更是不堪入目。一个月前,我在伦敦欣赏过这部戏剧,当时出演高潮部分的也是这位长相甜美的演员。自从我第一次看她演出到现在,两年时间过去了。一直以来,我都希望,如果有可能,她就是苦苦寻求的谜^②。后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当天晚上,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全神贯注地看她演出。当大幕缓缓落下时,我大声叫好,毫不吝惜自己的掌声。但到最后,我还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出了影院。在一家餐馆吃了点夜宵后,我回到了宾馆。我试着静下心来读点东西,但宾馆其他住客上床睡觉时踩得走廊吱吱作响,这让我难以集中精力看书。猛然间,我突然想到其实自己从来都没有清晰全面地认识和了解叔叔的性格。叔叔嗣下有一大群孩子,个个贫困潦倒,愚昧无知。而他自己却严于律己,圣洁高尚,人们在走投无路之时都会通过他祈求上天的眷顾,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对身处困境的贫民,他总是对他们不离不弃,和他们患难与共,帮他们排忧解难。这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相比圣坛的祭祀仪式,他更愿意接受满怀内疚、深受折磨之人的忏悔和皈依。他从不认同我奢侈过度的生活方式,也不愿花时间与我就书籍、花草和音乐进行有益的探讨。这些都

① 该隐(Cain),杀亲者,为原人亚当(Adam)及其妻子夏娃(Eve)所生的两个儿子之一,亚伯的兄长。因为嫉妒弟弟亚伯(Abel),而把亚伯杀害,后受上帝惩罚。名字意为“得到”。

② 谜,在这里代指爱情,即人生的另一半。

在我的意料之内。既然我对自己都深怀同情之心，当然也要对他施以公平之义。我多希望可以和一个与自己推心置腹的人为伍，与之同风雨，共患难。

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走廊里的灯都已熄灭，只留下一端的黑色大理石还发出光亮。我披上斗篷，戴上西式帽子，走出房间。我迈着大步，缓缓穿过空无一人的走廊，耳边传来脚步的回音。装饰豪华的楼梯口射出一道奇异的光，我不禁向那里走去。透过打开的房门，借着穿过窗子洒进来的皎洁月光，我能看出来这里刚刚进行了一场狂欢。我又看了看手表，现在是凌晨一点，但客人们都已经离开了。我走进房间，笨重的靴子走在打过蜡的木板上，发出阵阵声响。椅子上放着孩子的斗篷和摔碎的玩具，原来刚才才是孩子们在举办一场聚会。雪白的月光铺满了整个房间，照在我的斗篷和杂乱无章的装饰品上。我望着地板上自己的身影，呆呆地站着。大厅中央有一架三角钢琴，盖子都还没合上。我在琴架前坐下，开始拨弄琴键，尽情地表达着自己心中圣歌的无尽内涵。一时间，在冰冷的月光下，如死一般沉寂的阴影也开始跳动，应和着我的琴声，唱出深沉动听的赞歌。整个房间就像天使降临一样，光芒四射。音乐带来的狂喜渐渐蔓延，让我心底也起了波澜。于是，我索性打开嗓子，兴致勃勃地唱起了赞歌。歌声与琴声交相辉映，如一首雷鸣般的管弦乐曲，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着。

“你好，先生！”

“先生，你在干什么？”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你究竟在干吗？”

我转过身去，一切回归平静。站在我面前的是六个光着上身的男士，他们个个蓬头散发，怒气冲冲地看着我。他们手里都拿着一支蜡烛，其中一个带了一部脱靴器，站在最前面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手枪，负责值夜班的门房颤颤巍巍地站在最后。

“先生，大半夜弹奏这么诡异的琴声，惊扰房客，您是不是疯了？”手握左轮手枪的那位十分粗鲁地向我吼道。

“各位是不是不太喜欢我弹的曲子？”我颇有礼貌地回答说。

“当然不喜欢！你凭什么觉得我们会喜欢你的曲子？”那位先生气得跺着脚嚷道。

“说话小心点，他是个疯子。”拿着脱靴器的人低声说道。

听完之后，我放声大笑。很显然，这么一来，他们更觉得我是真的疯了。他们可能还没有适应我的生活习惯，对音乐又没什么欣赏力，所有才会污蔑我疯了，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我错了。我站起来，他们下意识地互相靠拢了一些，门房索性仓皇离开了。“先生们，非常抱歉，打扰各位了。但如果您可以老老实实在床上，静心倾听，我想事情会比现在好，大家也不必生这个气。不过，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凡事没有后悔药。另外，我想善意地通知门房先生，天一亮我就会动身离开，前往大教堂拜访我的叔叔。各位再会！”

我从他们身前大步走过，留下他们在房间里低声细语。几分钟后，我敲响了教堂的大门。不一会儿，一扇窗户打开了。月光

透过窗户洒落在一个老头身上。他戴着一顶黑色帽子，在窗台石层层阴影的映衬下，显得苍白无力。

“你是哪位？”

“芝诺·莱格。”

“这么晚了，您找哪位？”

这个问题让我很伤心。“我亲爱的叔叔，”我高声喊道，“我知道您并非有意这么做，但您这么问，让我感觉自己很不受欢迎。请开开门，让我进去。”

“回你的宾馆去吧，”他十分决绝地说，“明天早上再来吧，晚安。”说话间，他便关上了窗户，消失在夜色中。

在我看来，倘若就这么被拒绝了，明天早上我肯定不会对叔叔有好感，将来也不会有。于是，我右手不停地叩门，左手不停地按门铃，直到里边的门链有了动静才罢手。大门敞开时，叔叔站在门槛上，脸色铁青，面无表情。

“叔叔，”我抓起他的手，高声喊道，“您千万别责备我。您的大门不是永远都会对苦难者打开吗，让我们坐下来谈谈吧。”

“芝诺，你应该庆幸我担任主教一职，更应该感谢我大发慈悲让你进来。”他说道，“你要明白，我是为了不让邻居看我笑话，才让你到我书房来的。上楼的时候，请尽量安静点。我的女管家很勤劳，白天忙着做各种事，现在难得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打扰到她。”

“叔叔，您真是菩萨心肠。我保证会安安静静的，不发出任何声响。”

我们上了二楼，走进一间装修拙劣的小房间。“这是我的书房，”叔叔说道，“如果你想吃点东西的话，我只能给你点葡萄干充饥。我想，医生肯定已经嘱咐过你，不能再吃各种刺激性食物了。”

“老天！不好意思。我完全把医生的话抛到脑后了。晚饭的时候我刚喝了一瓶格雷夫。”

“哼！其实，你没必要非要一个人行动。你妈妈答应过我，会让布希陪你一起过来。”

“切！布希这个人根本不讲感情。而且，他还是个懦夫，就因为我买了一把左轮手枪，他就不跟我来了。”

“他应该把手枪没收，由他自己保管。”

“叔叔，您为什么总是把我当小孩看。虽然，我承认，我这个年纪很容易受外界人和事的影响。不过，我已经一个人去过世界很多地方了，在爱尔兰期间，不需要有人照顾。”

“那在此期间，你打算干什么？”

我其实没什么计划，便耸了耸肩，没有回答，开始在书房里闲逛。叔叔的书桌上摆着一座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平日里，叔叔便是在她的注视下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我盯着她的脸看了一会儿，看到唯有永恒不变的平和。刹那间，空气似乎被源自天堂的光芒点亮。

一时间，我热泪盈眶，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涌上心头。“叔叔，我决定不再四处闲逛、不务正业了。如果您愿意提供帮助，我想进教堂工作。我终于体会到《浮士德》第三部分的深刻含义了，

让我们一起品读吧。”

“嘘，孩子，”他一边起身，一边有些惊恐地对我说，“要克制自己。”

“您不要被我的眼泪误导。我现在内心很平静，意志也很坚定。快点，让我们一起吟诵歌德的名言吧。”

所有不可描写之景

好像都摆在眼前

只有永恒的慈母

不断引导人升天

“赶紧，快点。擦干眼泪，保持安静。我这边可不是图书馆，没有现成的书。”

“没关系，我有，就放在我住的宾馆的行李箱里。”我边起身边说道，“我过去拿吧，最多十五分钟就能回来。”

“在我看来，你就是个冒失鬼。你不能……”

我大笑一声，打断了他的话。

“主教先生，”我吵吵着说，“您也变得世俗不堪了。一直以来，世俗化的牧师都是优秀公民中的佼佼者。我们可以喝点酒，我还可以给您唱首德国的啤酒歌。”

“倘若我真的错怪了你，那我请求上帝的宽恕。”他接着说道，“不过，我坚信上帝之所以让你郁郁不得志，就是为了让你的赎罪。你可不可以听我说几句，有些事情我得跟你说清楚。我五点半就

得起床,准备工作,在此之前我必须得再睡会儿。”

“我并非总是漫不经心、疏忽大意,只是有时过于敏感。”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你最好去趟维克洛。其中的缘由……”

“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我再次起身说道,“只要您愿意,我会毫不犹豫地踏上征途!”

“芝诺!你能不能先坐下,仔仔细细地听我说完!”

我不情愿地坐下。“虽然有时您也会忘我地工作,但在您眼中,狂热始终都是一种罪过,您自己也不例外。”

“我能否关上灯?”

“为什么?”

“平复一下我的情绪,这样我便可以足够耐心地听下去。”

“我会亲自关上灯的。这样可以吗?”

我说了声谢谢,稳定好情绪,在阴暗处听叔叔诉说。我能感到自己早已泪光闪烁。

“我之所以想把你送到维克洛,主要是考虑到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这是为了你好。倘若把你留在城里或其他可以随处寻乐的地方,我敢保证,不出一周你就得住进斯威夫特医院。所以,你必须住在乡下,有个值得信赖的人帮我看着你。此外,你得找点事做,这样一方面可以免得你四处惹麻烦,另一方面也能把你所谓的音乐、绘画和诗歌放到一边。约翰·理查德先生在信中跟我说过,目前你体质较弱,这些高强度的脑力活动会让你吃不消。其次,我想托付给你一项特殊任务。这项任务万万不可交给那些头

脑清楚、反应灵活的人手里，因为一旦彻查，很有可能败坏我们教堂的名声。简而言之，我想让你帮我调查一件怪事。”

他聚精会神地看着我，而我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

“听明白了吗？”他问道。

“再明白不过了。”我扯着喉咙回答道。连我都被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给逗乐了，便接着笑道，“不好意思，我完全明白您的意思，您接着说。”

“我希望你是真明白了。离维克洛四英里的地方，有个叫四英里河的小村庄。当地的牧师是希基神父。你听说过发生在洛克的怪异事件吗？”

我眨了眨眼。

“我并不是在问你对这些事件有什么看法，而是问你是否对此有所耳闻。看得出来你确实对此有所了解。在我们国家，除非有人给出分量十足的证据，由与之对立的异教徒提供证词，从而让势力庞大、心怀妒忌的对手无言以对，否则，即便是神灵显圣这种怪事，对教会都弊远大于利。我想，这点你应该很清楚，不需要我再多强调。因此，上个星期，当我在韦克斯福德报上读到有关神灵在四英里河附近突然显现的新闻时，我便有点担忧。后来，我写信给希基神父，请他做出回应：如果事情属实，将此事一五一十地描述给我；倘若事有蹊跷，必须以上帝的名义讨伐事情的报道者，并立刻撰文否认这件事。这是他给我的回信。信的第一部分与教会有关，在这里我没必要跟你说。在此之后，他说道……”

“等一下，这是他本人的笔迹吗？看上去不像是男人的字。”

“他右手手指一直受风湿病的困扰，所以都是他的外甥女代他抄写书信。小女孩是个孤儿，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然后……”

“等会，她叫什么名字？”

“她的名字？凯特·希基。”

“今年多大了？”

“呸，臭小子，她只是个小女孩。倘若她早已长大成人，让你分心，我就不会把你派到她身边了。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可以想象，在坚信礼^①上，她身披白色长纱，简直是天真无邪的化身。关于她，我们就说这么多。关于灵异事件，希基牧师是怎么说的？”

“这些不是灵异事件。我给你读一下他写的信。嗯哼！（清嗓子的声音）‘就您关于本教区内最近发生的神奇事件进行的一系列询问，我特此给您回信。首先，我必须告诉您，我敢担保这一事件千真万确。我不仅从当地居民（他们都是天主教徒）那里得到了证实，还从之前所有熟悉墓地周边情况的村民那里了解了情况，其中便包括新教副主教巴尔廷拉斯。每年，他都会在这附近待上六周。报纸上的相关报道既不全面，也不准确。下面才是事情的真相：大约在四年前，一个叫沃尔夫·托恩·菲茨杰拉德的马铁匠在村子里安了家。关于他的身世，人们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上无父母、下无妻儿，孤身一人，对人际往来毫无兴趣。他经常

^① 坚信礼，一种基督教仪式。根据基督教教义，孩子在十三岁时受坚信礼。孩子只有被施坚信礼后，才能成为教会正式教徒。

喝得酩酊大醉，谈话时竟不把人甚至上帝的尊严放在眼里。事实上，如果不是考虑到不能说死人的坏话，我们大可以说沃尔夫是个肮脏下流、嗜酒如命、亵渎神灵的大恶棍。更糟糕的是，我担心他还是个无神论者，因为我从没见过他参加过任何集会。他关于上帝的言辞甚至比对女王的言论更为不敬。此外，我应该在前面提到这一点，这个人愤世嫉俗，叛逆心极强，鼓吹自己的祖父曾在一八九八年被流放，自己的父亲与史密斯·奥布莱恩^①关系非同一般。最终，他以“硫磺石比利”的绰号被村里人所知，成为各种不道德行为的代名词。

“你是知道的，我们教区的墓园位于四英里河北岸，这里是隐士圣厄休拉手下各位修女及其他众多圣人的安息之地，在整个村子里十分有名。据我所知，曾经有两位新教徒死在我们教区，但到目前为止，还没人敢把自己的尸骨葬在这里。三个星期前，菲茨杰拉德又一次喝得烂醉如泥，然后疾病突发，死于非命。不久后，便有传言说，他的尸体会被埋在墓园中。一时间，村子里像炸了锅一样，人们纷纷对其进行谴责。村民们还通宵达旦看护尸体，防止被人偷走，把它埋在十字路口附近。面对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我只能向村民们宣布，自己肯定不会为菲茨杰拉德主持入葬仪式，但对这样的疯狂举动，我也毫无办法。不过，我还是命令他们不要妄加干涉。最终，葬礼在七月十四日傍晚顺利进行，没有一个村民前往阻止干涉。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墓园竟然移到了河流南岸，只有刚入土

① 史密斯·奥布莱恩，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国会议员，青年爱尔兰运动领袖。

的菲茨杰拉德独自守在北岸，这样两者便能共存了。不难看出，这些早已仙逝的圣人们不愿与这个大无赖共享一块净土。我以基督教神父的名义，向上帝发誓，上述所说的一切都有根有据。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说的，假使这样都无法令教堂之外的人信服，但凡记得两个月前墓园位置的人都可以为我作证。

“我们不能置民间的流言蜚语于不顾，更不能强制民众被动接受这样一个简单、怪异的事实。因此，我由衷地倡议，我们应当向新教的绅士们提交申请，彻查此次灵异事件。军用地图上标注了墓园的具体位置。倘若人们对此有任何疑问，都可以自己去对比核实。与基督教为敌的卑鄙小人，一直都想通过歪曲最近发生在洛克教堂的显圣事件败坏我们的名声，这次灵异事件无疑是对这一阴谋的有力驳斥。倘若他们真到四英里河进行调查，他们不需要盘问任何人。我们会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判断。

“静等阁下就此事宜做下一步指示。我等敬上。”

“好了，芝诺。”叔叔问道，“听完这些后，你对希基神父有什么看法？”

“叔叔，不要问我这些。在如此神圣的屋檐下，我愿意相信任何事情。希基神父唤起了我对传奇的热爱。我们只要欣赏神父那诗歌般的文章即可，不用理会基督教神父对天发誓却对民众撒谎与墓园在大半夜游过河面后便忘记返回原址这两件事究竟哪种可能性更大。”

“汤姆·希基并没有说谎，我可以向你保证。不过，他可能确实混淆了事实。”

“这样的弥天大错与精神错乱没什么差别。当天深夜，我突然醒来，发现自己的床被掉了个个。对此，我深信不疑。不过，就在我睁开眼睛的一刹那，这种幻觉便立刻消失了。我想希基先生有点神经错乱了。您最好这么做，先派个脑子比较清楚的人去四英里河周边调查一番。这个人必须善于观察，不放过细节，有出众的感知力和敏锐的洞察力。更重要的是，他绝不能被宗教偏见蒙蔽双眼。总之，您就派我过去吧。我敢保证，用不了几天，我就可以把这件事的真相写成报告寄给您。这样，您就会有充足的理由将希基先生从教区转移到精神病院了。”

“确实，我就是打算派你前往负责调查此事。你的洞察力还算出众；倘若能集中所有注意力，你甚至有潜力成为一名一流的大侦探。不过，我之所以选你做这件事的负责人，主要不是因为你的能力，而是你的性格。你办事总是很疯狂、高调，这样正好可以引起嫌疑人的注意和怀疑。在我看来，这件事十分蹊跷。倘若果真有什么猫腻，我希望，当然我也坚信，希基先生并未卷入其中。不过，话虽如此，我还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做好一切预防措施，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主教大人，请问，我们家族之前有没有精神病遗传的事例？”

“除了你和我祖母之外，其他人都很正常。她是波尔人，性格和你一样。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我时常在想，您是不是有点精神分裂。请原谅我说得如此坦白，但是如果一个人穷尽其毕生的精力，只为谋求红衣主教一职，给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戴上精神失常的罪名，甚至愿意